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六 編

林 慶 彰 主編

第 25 冊

夏 炘 學 記

楊 錦 富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夏炘學記／楊錦富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民98〕

序 4+ 目 4+320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六編：第 25 冊）

ISBN：978-986-254-076-3（精裝）

1.（清）夏炘 2.學術思想

127.77

98015412

ISBN - 978-986-2540-76-3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六 編 第二五冊

ISBN：978-986-254-076-3

夏炘學記

作 者 楊錦富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09 年 9 月

定 價 六編 30 冊（精裝）新台幣 5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夏 炘 學 記

楊錦富 著

作者簡介

楊錦富，台灣高雄人，1951年生。致力於思想史、文學理論、語文教學研究三十餘年。現任屏東美和技術學院（將改制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曾任通識中心主任。所著《國文視聽教學》對推展語文教育迭有貢獻；《阮元經學之研究》四十餘萬字，曾獲政大新聞研究所吉福星教授獎學金首獎；《夏斡學記》二十餘萬字，為升等之作；諸書皆酌理清晰，別有創見。另有論文十餘篇，都廿餘萬字。

提 要

夏斡之學，兼綜漢宋，長《詩》、《禮》二經，而深於朱子之書。其義理、訓詁、名物制度及小學音韻，皆能博考，精研深造，自得其所。所著《紫景堂全書》，涵蓋廣越，於儒門學脈，經術大義，可謂用心已極。

限於篇幅，論文所述，僅就《檀弓辯誣》三卷、《述朱質疑》十六卷、《學禮管釋》十八卷及《三綱制服尊尊述義》三卷立論，其他卷數較著者，若《讀詩劄記》八卷、《景紫堂文集》十四卷等，則為闕如；然由前述卷數，當可諳知夏氏學問菁要。

若夫《檀弓辯誣》，是就經言經，崇古而不信於古，古所謂是，未必皆是；古所謂非，未必皆非。以今觀之，是能破古人的迷失，且而矯正後人對孔氏家道的誤解，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就中氣概，可以見之。

而《述朱質疑》，乃夏氏於江西婺源十八年，與生徒之講習。雖取王懋竑《朱子年譜》以為論辯，大體仍遵王說，恆能就朱子信誼有所發抒，而終身誦行朱子德慧，契應哲思，可謂敦篤。

至《學禮管釋》與《三綱制服尊尊述義》，即明示修身立德之基，蓋以倫類合宜，三綱維繫，道義乃存，違紀叛離之事必不作，若所言：「教官以教為職，非獨教士，雖庶民與有責焉。」如是，士之與庶民，皆遵禮以行，而無亂亡之事，則街坊鄉里豈不大治。

括而言之，名為「景堂」，雖尊紫陽，其撥亂世而反之正，必著書之旨要，是而本論文之作，一循先生之學，一仰先生之風，於傳承之儒學，尤當知所遵循。

序 言

昔江藩（子屏）著《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爲記載清代理學的開始。或譏其漢、宋分編未當，然就事實論之，則未可厚非。第以義理、考據，境界固屬互通，分編敘述，轉可各盡其勝。惟江書僅迄乾嘉，又詳漢略宋，殊嫌不備。

嗣起者爲唐鑑（鏡海）《學案小識》，其書專重宋學義理，而篇末亦附「經學」，「經學」之名復與「漢學」有別。主觀意見，頗爲堅定。然則宋明諸儒，其學可謂爲非「經學」？且而黃黎洲、顏習齋諸人，均入「經學」，而何以若顧亭林、王船山諸人又獨爲「道學」？分類牽強，一望可知。再以「道學」之目，又分傳道、翼道、守道諸門，更屬偏陋無當。（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八》頁594）

唐書盡於道光（1821～1850）末年，亦未道盡有清一代的原委。其後徐世昌（菊人）《清儒學案》出，全書計二百零八卷，二千一百六十九人，迄於清末，最爲詳備。然旨在搜羅，未見別擇，義理、考據，一篇之中，時有錯雜。舉凡考證叢集，徐書均加甄采而未能窮其闢奧，是卷帙龐博，約則不足。如以詳略觀之，則唐書是略而不詳，徐書則詳而不略，皆有偏失。

徐書之後，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較爲晚出，人物範例作於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之冬，其評江藩《漢學師承記》，謂其「堅守壁壘，擯絕今文，是未免失之隘焉」；又評唐鑑《國朝學案小識》，謂其「宗旨側重理學，又以經師錯出其間，體制有乖」；至論傳狀之李元度《先正事略》，乃謂其「乾嘉諸儒，失載尙多」；是名爲「樸學」，即所謂「清代學術以考據爲中堅」，又謂「若理學則殊短發明，自不得如樸學之能卓然獨立」。（支偉成：《清

代樸學大師列傳》凡例）是江、唐、支三書之作，以唐書體制有乖，暫不贅言，若江、唐而書，則考據詳而義理略，乃爲可知。以是如夏斡之流，其以考證、義理互兼，求爲二書所取，厥爲困難。

即以徐世昌之《清儒學案》，二千餘人中，欲爬羅剔抉，披沙檢金，擇爲上尙者，委實匪易，此必如錢穆所言，得其詳而疏其略，故若非大家，或學行淵沉者，於學案中，非獨樹一幟，亦未得顯。而《學案》卷一五五，特列〈心伯學案〉，且附夏炯、夏燮二人，則其識見較江、唐、支三書，乃至李元度之《事略》，實有過之。故雖其書義理、考據，若有錯見雜出，然以事實論，乃若小疵者，不足掩其大醇矣。因之，本書卷首即率以徐氏之說爲言，蓋亦見徐氏取人不偏漢宋也。

若夫本書章節用序，則必如目次所列，首〈緒論〉，次〈檀弓辨誣〉上下，次〈述朱質疑〉上中下，又次爲〈禮學論辨〉，終則歸結諸篇什，而全書以《景紫》作標目，蓋亦始終欽仰朱熹之懿德也。

至〈緒論〉言，則有見於夏斡的漢、宋兼顧，尤尊紫陽而爲粹然儒者，殆本書撰作之所由。只以清儒考據之外，理學殊短發明，先生則入內出外，不爲所動，而病其異口騰說，鄙程薄朱者，且憂其人之悖風教、亂世俗，故「景堂」之意，蓋亦撥亂世而反之於正。因之，是書之作，其於衛道，可謂甚明。

再如〈檀弓辨誣〉之述，世人皆以經爲恆爲常，不可變易。其實經者，可爲當代即後世精神的指鍼，若其意義，則仍有其時效，未必語皆可通，所謂「放之四海皆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其中卷帙經後人千錘百鍊而無礙者，非句句皆不朽之論，比如《儀禮》喪禮，知爲當時的隆禮，然用之於今，不免落於繁文縟節，故可斟酌；而檀弓言禮，情況猶殊，其形諸外者，似亦言孔尊孔；骨子深處，卻是批孔毀孔，此即夏斡所謂外批孔衣，內著韓、墨之流，陰鷲幽沉，暗藏禍端，莫此爲甚。故夏斡以逆向證法，還原檀弓之非，使世人知檀弓陽用孔門之名，而陰毀孔門之實；名爲記禮，實則非儒，渾然掩飾，而不露痕紋，稱儒卻反儒，隱微之際，較異端過之，此必夏斡不得不辯者也。

次如〈述朱質疑〉，《景紫堂全書》所列，計十六卷，汪汪寬博，涯涘廣矣。所述則朱子自少迄老問學的過程，就中所論，乃爲與王懋竑（白田）的辯議，白田一生潛心朱子之學，所作如《朱子年譜》四卷、《考異》四卷，附

錄二卷；又有《朱子文集注》、《朱子語錄注》等作；夏旻與之辯，蓋為凸顯尊朱之義，所據雖不免若干瑕疵，整體而言，於朱子為學脈絡，仍可窺而知見，對陳建《學蔀通辨》之混淆誇訾，亦多所棒喝。而朱子居敬涵養、窮理致知、明倫察物、反躬踐實，乃至學之先博後約，自粗及精，內聖外王之道，夏旻均能依序臚舉，其於朱子學說用心之忱、篤行之勵，與王白田無二致。因之，觀〈述朱〉篇什，則朱學精神亦彰彰在目，惟可惜者，即所舉篇什，皆為散列，有如湍水的漫漶，無所歸心。若本論文，則因〈述朱〉之言，依序編排，使朱子之學得闡其精義，夏旻景紫意涵亦可豁顯，則高山景行，契會賢聖之境，或可臻至。

又以章節言，〈述朱質疑〉列上、中、下三者，分四、五、六章，其第四章，則〈朱子學術考〉、〈朱子出入老釋者十餘年考〉及〈朱子見延平先生以後學術考〉，皆就夏旻之意，辨正朱子年少以來為學的氣格，由少之知學，而後出入老釋，又後由延平師教的啓領，寢之還歸儒門，以見良師「博我以文，約之以禮」的諄諄訓誨。而第五章云者，則為「中和」新舊說的義理疏論，由「先察識後涵養」知朱子為學在逐層以進，非頓悟式的一蹴可幾，故已發未發之說，實即《中庸》「莫見乎顯，莫隱乎微」理義的充份展現，亦由此奠定朱子理學的基柱。至第六章云者，則朱子的主敬、論仁說，見出其為承孔門、二程脈絡而來，尤以「敬義」、「仁說」之述，更能就孔門、二程意見多所抒發；再若師道、及事功二者論之，則師道之承內聖，事功之開外王，格局的恢宏，胸臆的敞朗，洵為可見。

次如第七章〈禮學論辨〉，則概之以〈三綱制服尊尊述義〉及〈學禮管釋〉二節。謂「父綱制服」、「君綱制服」、「夫綱制服」者，無他，在因喪服而尊宗法，使三綱立，道義存，雖為喪服制服的推衍，其實即倫類系統的演繹，亦見君權制度下，其父權力量的強韌。而〈學禮管釋〉計十八卷，內容雖宏，卻似散漫，亦禮制的延闡，是以擇其近者，如「禘祫」、「明堂」、「公田」、「服制」以言，所述不外三禮範圍，仔細考量，知夏旻之作，乃承其師胡培翬而來，雖未明言，字裏行間，已彰彰昭示。至若全書總結，則為諸章的歸納，於夏旻儒學涵養及其考辨的不舍，謹以無限的敬意。

若夫本書所論，止於《景紫堂全書》一至七冊，八冊之後，則夏旻論學之綴輯，以卷帙紛雜，述論不易，故所舉僅為大要，而李慈銘《越縕堂讀書記》第六冊，載同治癸亥（1863）十月二十四日及十月二十七日所記夏旻《景

紫堂文集》梗概，言述最明，是篇末引李氏讀書心得，逐次列敘，一則提振全篇，一則裨補本書之未足，賢哲懿語，所謂提綱挈領，精要切當，允爲可信。

本文之撰，所歷數載，其間埋首案牘，孜孜墳典嘔心絞腦之時日不知凡幾，幽懷沉暗孤寂單調之歲月亦不知凡幾，幸能寫成，而內人之無悔與關注及碩彥教授之殷殷賜正，最是感激。然以作者才疏學淺，駑鈍愚陋，闕漏未當者，所在多有，尙盼 博雅賢達，不吝教正，是所蘄嚮。



目次

序 言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生平概述	2
第二章 檀弓辨誣（上）	5
第一節 緣 起	5
第二節 出妻辨例	7
一、辨孔子出妻之誣	8
二、辨伯魚妻嫁之誣	12
三、辨子思出妻之誣	15
第三節 批孔辨例	20
一、辨孔子不知父墓之誣	20
二、辨孔子既祥彈琴之誣	23
三、辨孔子彈琴食祥肉之誣	25
四、辨孔子若弗聞原壤登木而歌之誣	26
五、辨孔子夢奠兩楹之誣	28
第三章 檀弓辨誣（下）	33
第一節 曾子辨例	33
一、辨曾子易簣之誣	33
二、辨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36
三、辨曾子答有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之誣	37

四、辨曾子母喪哭子張之誣	39
五、辨曾子論祖者且也之誣	40
第二節 孔門弟子辨例	42
一、辨有子既祥絲履組纓之誣	42
二、辨曾點倚門而歌之誣	43
三、辨有子欲去喪踊之誣	44
四、辨子游子夏論異父同母之昆弟有服之誣	47
第四章 述朱質疑（上）	51
緣 起	51
第一節 朱子少時學術考	53
一、少有大志，德慧過人	53
二、潛心研讀，警勵奮發	55
三、脫卻場屋，學曾鞏文	58
第二節 朱子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考	60
一、釋氏乃道謙非宗杲	60
二、佛老之學即禪道之學	64
第三節 朱子見延平先生以後學術考	68
一、博習親師由釋轉儒	68
二、儒門風采氣象別具	72
三、親炙師訓得遵教誨	78
第五章 述朱質疑（中）	99
緣 起	99
第一節 癸未與甲申之辨	99
第二節 中和舊說年代之論定	103
第三節 中和舊說之義理疏解	106
第四節 先察識後涵養之考辨	111
第五節 中和新說之發端與間架	118
一、已發未發說；中和新說之端倪	119
二、中和之論定：新說之完成	122
第六節 中和新說下之書函與辨議	127
第六章 述朱質疑（下）	135
緣 起	135
第一節 朱子之論敬	135

一、敬略如畏而字相似	138
二、敬是收斂其心不容一物	139
三、敬是隨事專一且主一無適	141
四、主靜無欲即主敬	144
五、敬須隨事檢點	147
第二節 朱子之論仁	149
一、朱子仁說論辯之醞釀	149
二、〈仁說〉義理之疏解	154
第三節 朱子之師道與事功論	161
一、朱子之師道論	161
(一) 闢佛之論	164
(二) 道統之論	171
二、朱子之事功贊	176
(一) 立朝政績引論	176
(二) 外任政績引論	189
1. 美風化之政	191
(1) 褒崇忠孝大節	191
(2) 俎豆先代名賢	192
(3) 修明禮教儀式	193
2. 篤庠序之政	194
(1) 修葺學校書院	194
(2) 優增齋俸學糧	195
(3) 儲庋經史書籍	195
(4) 揭示爲學教條	196
(5) 躬親講習討論	198
(6) 敦聘賢士表率	198
(7) 簡黜不肖示儆	199
總 結	201
第七章 禮學論辨說	203
第一節 三綱制服尊尊述義	204
一、宗統與君統	206
二、喪服與宗法	210
(一) 五服之稱	210

(二) 父綱制服	217
(三) 君綱制服	225
(四) 夫綱制服	238
三、三綱制服結語	247
第二節 學禮管釋衍義	248
一、釋禘祫例	249
(一) 鄭玄《禘祫志》	252
(二) 禘祫非祭名說	253
1. 禘祫一祭二名	254
2. 禘祫二名論	257
3.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出禮緯	258
二、釋明堂例	260
(一) 路寢非明堂	262
(二) 辟雍非明堂	262
三、釋田制例	265
(一) 釋圭田	266
(二) 夏貢有公田	268
四、釋服制	274
(一) 〈釋衰〉	275
(二) 〈釋適〉	278
(三) 〈釋緣〉	279
第八章 總 結	285
緣 起	285
第一節 「辨誣」之回顧	286
第二節 「質疑」之回顧	289
第三節 「述義」、「管釋」之回顧	297
第四節 總 結	309
徵引書目	315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言及清儒，夏炘也者，可謂一特立獨行的人。其學不偏漢，亦不偏宋，於漢、宋之學，允爲兼而有之者。然以其學未必云顯，世之研究者殊少，故清末迄今，少有議論其人的專著論作，此乾嘉學者，如惠棟、戴震之吳、皖學派，知者甚夥，而若夏氏者，淵流未著，知者乃鮮矣。

其實，夏炘之學，於《清儒學案》中，亦言之鑿鑿。〈心伯學案〉（《清儒學案》卷一百五十五）即列夏炘、夏炯二氏爲學之精要。徐世昌且特言夏炘，謂：「心伯學兼漢、宋，尤尊紫陽，粹然儒者。」（〈心伯學案〉序）實則夏氏兼長《詩》、《禮》之學，於朱子之作所識尤深。而其書謂之「景紫堂」者，蓋亦有取於景行朱子之意。有如門人王光甲所云：「病晚近諸儒好異講，漢學者只騰口說，不甚躬行；甚者鄙薄程朱，離經叛道，爲人心風俗之憂，故名其堂曰『景堂』，以表入道之正鵠。」〔註1〕則夏氏之作，一以病晚近諸儒的好異講；亦以病晚近諸儒的鄙薄程朱；所謂「好異講」，以爲漢學者徒騰口說，不甚躬行；所謂「鄙程朱」，又以爲鄙薄程朱者的離經叛道，爲人心風俗之憂；然則憑心以論，漢學者之考訂印證，皆就實質引據，非必徒然騰說異講，或爲究心古籍，不知如何裁之耳。而所謂鄙程朱者，未必定爲離經叛道，亦或激之過甚之語，然亦知夏氏服膺程朱又是如何的拳拳誠摯！

夫夏炘之學，依《景紫堂全書》所論，則《檀弓辨誣》三卷、《述朱質疑》

〔註1〕 《景紫堂全書·一》〈聞見一隅錄〉。

十六卷，及《三綱制服尊尊述義》三卷，宜爲全書主軸，而《學禮管釋》十八卷、《讀詩笥記》八卷，則以詩、禮權作治經之要，再以文集所記，如《詩經廿二古韻表》二卷，《六書轉注說》二卷，後人或曾引述，〔註2〕然僅止於散列式的申說，不見全面的立論，未來如有究心潛研者，則夏氏音韻之見，亦應列爲探討的課題。而本文之述，以「檀弓辨誣」爲題之意，當亦承夏氏而來，作一公案的釐清，宜視爲逆向思考者也；蓋自漢以還的學者，於〈檀弓〉之文，每持肯定識見，即有惑疑，亦爲偶然，甚少質疑或異議者，夏氏則自經文原貌，逐次論證，其持之有故，亦言之成理，使千餘年來，世所謂善禮之檀弓，一變而爲鄙薄無行者流，則其舉證之明確，說述之合誼，是能新人耳目。因之，就通篇卷數以論，夏氏之文，於爲文格氏言，視爲翻案之作，仍甚洽適，故如何就〈檀弓〉之陷聖人於不義，而回歸經義的原始，宜爲夏氏立意之所在，亦本文撰作動機之所由；至於撰作之始，仍宜先自夏氏生平述論。

第二節 生平概述

夏斡生平，僅見於國史館《清史列傳》六十七卷，及徐世昌《宋元學案》一五五卷，他書若唐鑑《清學案小識》、錢儀吉《碑傳集》、繆荃孫《續碑傳集》、李垣《國朝耆獻類徵初編》、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皆未載，故先生小傳，概依《學案》、《清傳》列敘，其有未足，則依《景紫堂全書》師友、門人之言補充之。

今按先生小傳：

夏斡，字心伯，一字弢甫，安徽當塗人。

生於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卒於同治十年（乙酉，1871）。父鑾，字德音，號朗齋，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以優貢官徽州訓導，訓士極嚴，有屈辱必爲之直；嘗謂：「士習宜整頓，士氣亦宜培養。」學宗程朱篤行，爲時所稱。先生承家學，道光五年（乙酉，1825）舉人。以武英殿校錄議敘，官吳江婺源教諭。生平不求聞達，在婺源十八年，與生徒講學，惟以誦法朱子相勸。刊發小學《近思錄》示學入德之門，士習丕變。農隙之時，周歷鄉村，與民講約。以淺語闡發聖論十六條，附刊律例之簡明者於後，嘗曰：「教官以

〔註2〕如《黃侃·劉師培》〈聲韻略說·論據詩經以考音之正變上、下〉，頁270～271即曾參引。

教爲職，非獨教士，雖庶民與有責焉。」咸豐初，太平軍擾東南，先生倡團練與婺人，約曰：「七十老翁不能任天下事，願與若死婺而已。」城賴以全。摺穎州府教授，以道遠不克赴任。左文襄（宗棠）督辦浙江軍務，聘參戎幕，先生建議以徽爲江浙門戶救婺，即以圖浙，後路肅清，而後浙可安枕；又謂用兵之要，以慎爲先，未復之地慎進攻，不可輕犯賊鋒，致墮詭計；已復之地慎回顧，不使賊出我後，頓棄前功。文襄聽其言，先生又籌貸銀米給留徽及金嚴諸軍，以功保內閣中書。

先生爲學，兼綜漢、宋，長詩、禮二經，而尤深於朱子之書。義理、訓詁、名物、制度、說文、小學，皆能博考，精研深造，自得其所。所撰著以輔翼世教爲心，桐城方存之（宗誠，1818～1887，方東樹族弟）嘗謂其《檀弓辨誣》三卷，有功孔子；《述朱質疑》十六卷，有功朱子；同治七年（1868）門人吏部胡侍郎肇智，以所釋《聖訓附律易解》及《檀弓辨誣》、《述朱質疑》進御，有「年屆耄耋篤學不倦」之褒，並命武英殿刊刻頒發，天下榮之。卒年八十三。

所著《學禮管釋》十卷；《讀詩笱記》八卷；附錄五卷；《學制統述》二卷；《三綱制服尊尊述義》三卷；《轉注說》二卷；《養痾》三編、八卷；《賈誼政事疏考補》一卷；《陶主敬先生年譜》一卷；《景紫堂文集》十四卷；晚歲又著《易君子以錄》二卷；《聞見一隅錄》三卷；以上統稱爲《景紫堂全書》。

再如《小窗日記》；《轉音紀始》；《易學旁通》；《春秋公穀存是》；《春秋左傳祛疑》諸作，則《全書》未見，或爲先生未刊之稿。〔註3〕

〔註3〕 參考徐世昌〈夏炘先生傳〉，《景紫堂全書·一》，頁1。

